【史地新知】

冰上体育的画卷——《冰嬉图》

□肖焕

2026年米兰-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幕在即，这不免使人想到我国古代的体育运动，尤其是冰上运动的悠久历史。从新疆阿勒泰岩画中先民踏雪狩猎的兽骨滑雪板，到唐代“以木为马，雪上逐鹿”的木马技艺，迨至明清，冰雪运动已成为社交礼仪的载体，清代的冰嬉大典更发展为集娱乐、文化、运动等为一体的皇家制度。

位于新疆阿勒泰的墩德布拉克岩画，经过探测距今1.1万年至1.2万年，岩画上十位先民屈膝前倾，脚蹬短小雪踏，手持长杖，身旁环绕野牛、野马，生动再现了古人滑雪狩猎的场景。其中的雪踏可谓现代滑雪板的雏形，在岩画附近出土的兽骨滑雪板残片，底部留有打磨痕迹，印证先民已掌握减小摩擦、提升滑行效率的初级技艺。《山海经》记载，“有钉灵之国，其民从膝以下有毛，马蹄，善走”，东晋学者郭璞注释“钉灵之国”时引用《诗含神雾》曰：“马蹄自鞭其蹄，日行三百里”。

隋唐时期的，冰雪工具从“简陋适配”走向“技艺成熟”，开始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；宋元至明清，冰雪运动完成文化符号转型，成为社交礼仪与国家仪式的重要载体。清代宫内有冬季冰嬉的习俗，并将其视为“国俗”，乾隆皇帝说“冰嬉为国制所重”。每年从八旗官兵中挑选“善走冰”的能手入官训练，冬至到“三九”时在西苑冰上举行冰嬉。皇帝率王公大臣等前往观看，赛后皇帝分等次，恩赏银两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冰嬉大典的军事功能淡化，仅存娱乐观赏价值，这在乾隆时期的冰嬉图中有充分体现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《冰嬉图》不止一幅，既包含金昆、程志道、福隆安共同绘制的版本，还有张为邦、姚文瀚的合笔之作，这两幅《冰嬉图》在清宫书画收藏著录《石渠宝笈续编》中都有记载，均描绘了乾隆皇帝阅视冰嬉的场景。冰嬉大典的表演项目，按功能可分为“竞技类”“表演类”“礼仪类”三类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“抢等”“抢球”“转龙射球”。

当时的“抢等”相当于今天的“短道速滑”。参赛者的运动装备已相当专业，脚上有铁齿冰鞋，其冰刀嵌于鞋底，前尖后宽，便于破冰，着装是便于区分的红、黄、蓝三色衣，比赛路径约500米，从北海五龙亭附近出发，沿冰面向皇帝御座所在的“冰床”疾驰。赛道设“标杆”标记，违者罚下。据《养吉斋丛录》记载，优胜者“头标赏银二十两，二标十两，三标五两”，普通士兵若能进前十，“例赏一月钱粮”。比赛场面的激烈程度在当时的记录中可见一斑：“冰上滑擦者，所着之履皆有铁齿，流行冰上，如星驰电掣，争先夺标取胜。”乾隆曾在《冰嬉赋》中惊叹：“闪如曳电，疾若奔星”——冰上选手的速度，竟比奔驰的骏马更迅猛。

冰嬉中的集体对抗项目是“抢球”，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记载：“欢腾驰逐，以便捷勇敢为能。将士用以习武。比赛分红黄两队，每队10人，使用特制的以牛皮包裹毛毡的充气冰球，旗门高约2米。比赛开始，侍卫将球猛踢至中场，双方队员需用双手争夺，可用推、挡、抱等动作，但不能用脚踢。”这种“无球门不设界，拼抢激烈”的规则，本质上是军队“攻防转换”战术的模拟训练。

“转龙射球”是冰嬉中的“仪式性项目”，也更有看点。参赛者为八旗兵丁，每旗组成一队，每队百余人，前导为二百人的执旗者，之后是数量倍于旗手的执弓者，末尾为“龙尾”(一名幼童)。队伍按八旗颜色排列，沿冰道盘旋行进，远望如“蜿蜒巨龙”。行至皇帝御座前的“旌门”时，队伍骤然加速，前排士兵张弓搭箭，同时射向门上悬挂的红色“天球”(象征太阳)与蓝色“地球”(象征大地)。这一场景在《冰嬉图》中体现得相当具体，画面右侧，众人簇拥着皇帝华丽的冰床，冰场上，旗手和射手们间隔排列，盘旋滑行于冰上，队伍蜿蜒如龙形。

《冰嬉图》描绘的冰上滑行队伍中还有各项杂技表演，展现了如花样滑冰般的诸多高难度动作，如大蝎子、金鸡独立、哪吒闹海、双飞燕以及千斤坠等，生动再现了杂技滑冰的精彩瞬间，如爬竿、翻杠子、飞叉、耍刀、使棒、弄幡等技艺。画面中，冰面泛着银光，八旗队伍的彩旗猎猎作响，士兵的冰鞋在冰面上划出细密的纹路；远处，乾隆皇帝乘坐的“冰床”(饰以金漆，覆盖黄缎)停在御座前，侍从手持伞盖、香炉侍立；近处，转龙队伍的“龙尾”幼童正张开双臂，仿佛在拥抱寒风。

《冰嬉图》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成就，更在于其史料价值。通过画卷，我们能看到清代冰鞋的具体形制，其铁齿深约3厘米、间距5厘米，适合冰面破行；冰床的制作工艺则以楠木为架，包以铁皮，底部嵌铜条减少摩擦；八旗的服饰规制更是规整，如正黄旗为明黄，镶黄旗为金黄，缀以龙纹……这些细节，为研究清代军事、服饰、民俗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。

古诗文中的冰雪之乐

□马晓炜

凛冽冬日，冰雪运动已成为冬日热门旅游项目。在我国古代，冰雪运动虽然没有现在火爆，但照样玩得相当欢乐。

对于古人而言，冬天除了滑冰，打猎更是常见。“风劲角弓鸣，将军猎渭城。草枯鹰眼疾，雪尽马蹄轻。忽过新丰市，还归细柳营。回看射雕处，千里暮云平。”唐代王维的《观猎》诗，将当时人们打猎的场景写得激情洋溢，豪兴遄飞。雪天堪称打猎的绝佳时机，积雪不但有利于追踪动物足迹，还使猎鹰更容易发现猎物。

有陆地冰雪之乐，自然不乏水上运动之趣，游泳便是其中之一。关于冬泳的文字记载距今有三千多年，学者侯玉明在《冬泳源考》中写道：“西周井人喜欢游泳，铭文于《井人钟》上：永冬于吉。即是说，‘游泳在冬天是好事’，即‘冬泳好’。‘永’在古代同‘泳’。”

此外，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载“冬月作小坐床，冰上拽之，谓之凌床”，让人看到了冰橇运动的流行。明代，“至冬冰冻，可拖床，以木板上加交床或藁荐，一人前引绳，可拉二三人，行冰如飞”，冰床成为一个颇受欢迎的户外休闲方式。

说到冬趣，不得不提及垂钓。大雪纷飞，北风呼啸，这种天气里怎么会有人去钓鱼呢？可我们都记得柳宗元笔下的《江雪》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那位身披蓑衣、头戴斗笠的渔翁雪中独乐的意趣，触动了柳宗元，才留下这流传千古的绝唱。与柳宗元同属唐代的郑谷，于《雪中偶题》诗中也呈现了大雪天垂钓的场面：“乱飘僧舍茶烟湿，密洒歌楼酒力微。江上晚来堪画处，渔人披得一蓑归。”元代的凌云翰在《寒江钓雪图》中亦别有豪情：“风满空江雪满舟，一竿波面自夷犹。钩丝更放长三尺，不信寒鱼不上钩。”

如果说以上所写是成人钟情的冰雪运动，那么打雪仗，则是孩子的们冬日游戏。宋代杨万里的《稚子弄冰》诗：“稚子金盆脱晓冰，彩丝穿取当银铮。敲成玉磬穿林响，忽作玻璃碎地声。”诗中的儿童清晨脱取冰块，以彩线穿起当作银钲敲击，那穿林清响与骤然碎裂的清脆，无不洋溢着冬日独有的天真与烂漫。诗人虽没有直接描写打雪仗，但那冰雪间飞扬的欢声笑语，与现代孩子们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滚雪球时的畅快并无区别。清代沈复《浮生六记》中亦有记载，童年时与同伴“以雪揉团，互相抛掷，笑语喧阗”。

千百年来，冰天雪地之中的爱动之人，在漫漫冬季寻找生活的乐趣，亦在皑皑白雪中寻找抵御严寒的暖。

【文化中国行】

惟吾德馨陋室园记

□刘恒杰

清晨的安徽和县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，转过街角，一座坐北朝南、气势轩昂的牌坊式门楼豁然出现——“陋室公园”四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。

迈进那扇承载着历史重量的园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山丘，当地人称之为“仙山”。山虽不高，却怪石嶙峋，古木参天，正应了《陋室铭》中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的意境。登上山顶的江山一览亭，极目远眺，整个和县城尽收眼底。远处的得胜河如一条碧绿的绸带，静静地流淌在这座古城边。这里山水相依，既有出尘之幽，又不失人间烟火，此刻，我似乎理解了刘禹锡当年为何选择在此结庐而居。

山下一汪碧水清澈见底，游鱼碎石历历可数，这便是“龙池”，池中建有临流亭，飞檐翘角，连接两岸的履仙桥小巧精致，微风拂过，荡起层层涟漪。这“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的景象，不正是《陋室铭》最生动的注脚吗？

穿过龙池边的月洞门，便是整个公园的核心——陋室。这是一座三幢九间呈品字形布局的院落，白墙黑瓦，斗拱飞檐，虽为清代乾隆年间重建，却依然保留唐代建筑的遗风。门楣上“陋室”二字是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所题，苍劲有力。踏入石铺小院，只见院内几株古松傲然挺立，竹影婆娑。正厅中央矗立着一尊刘禹锡的仿青铜立像，诗人长袍广袖，目光深邃，仿佛正在凝思着那段贬谪岁月。像上方的“政擢贤良”横匾，道出了这位“诗豪”在政治上的抱负与才华。两侧立柱上的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是刘禹锡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中的名句，此刻读来，更觉豪情万丈。

步入主室，一块巨大的碑刻迎面而立，这便是《陋室铭》碑。碑文虽非柳公权真迹，仍笔力遒劲，结构严谨，颇得柳体风骨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……”八十一字的铭文，字字珠玑，句句含情。遥想一千二百年前，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的“永贞革新”失败，被贬为和州刺史。面对地方官僚的刁难，他三次迁居，住所一次比一次简陋，却始终保持着“身在和州思争辩”的乐观与坚韧。正是在这间陋室中，他完成了这篇流传千古的《陋室铭》，结尾以“何陋之有”的反问，道出了安贫乐道、高洁傲岸的人生境界。

从陋室出来，东侧的碑廊吸引了我的目光。这是一条长达数十米的曲廊，廊壁上镶嵌着历代名家书写的《陋室铭》碑刻及楹联，或雄浑大气，或清秀飘逸，或古朴典雅，或洒脱不羁。漫步其间，仿佛置身于一座露天的书法博物馆，每一笔每一划都在诉说着对这位诗人的敬仰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金石家葛许光的印章条幅，那些朱红的印文在灰白的石面上显得格外醒目。篆刻艺术本就讲究“方寸之间见天地”，这与《陋室铭》所表达的“陋室之中藏乾坤”的意境不谋而合。在这里，诗、书、画、印四种艺术形式完美融合，共同构筑了一个立体的文化空间。

刘禹锡在和州任职仅两年，却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。这间简陋的茅屋，因为一篇铭文而名垂青史。这让我想到，真正的“陋”与“不陋”，从来不在于物质的丰俭，而在于精神的贫富，正如《陋室铭》所言，“惟吾德馨”。

从陋室公园向南，便是贯穿和县古城的镇淮古街。这条全长约两公里的街道，北起陋室，南至得胜河，串联起了文庙、戟门、镇淮楼、四牌坊等众多历史遗迹。镇淮楼是这条古街的制高点，这座始建于南宋的鼓楼，历经明清多次重修，依然保持高台建筑形制。据说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攻打采石矶时，曾驻兵和州，登此楼饮酒作诗：“中原杀气未肯收，江北淮南草木秋。我上镇淮楼一望，满天明月大江流。”此刻，我也学着古人的样子，极目远望，虽然不见了当年的刀光剑影，但依然有“满天明月大江流”的壮阔景象。